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輔仁大學
語文學會
講演集

第
三
輯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輔仁大學
文學會
講演集

第

三

輯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出版

講演集 第三輯

每冊定價國幣 七 角

編輯者 輔仁大學語文學會

發行者 輔仁大學

電話四局三九六

印刷者 輔仁大學印書局

輔大國文學系語文學會簡則

二十八年十月

一、本會定名為輔仁大學國文學系語文學會。

二、凡本校教職員暨研究生，本科三四年級學生，曾習語言文字學各項基本科目者，經發起人二人之介紹，得為本會會員，教職員會員須擔任輪迴講演。

三、會務暫定為兩種：

1. 講演及報告，專題講演由教職員輪迴擔任之，每次開會時須有一人或二人講演，每人以二十分鐘為度，讀書報告由學生於每次開會時輪流報告其讀書心得，每次以二人為限。

2. 調查或研究，由各會員分組担任調查或研究關於語言文字之工作。

四、常會日期為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二時半），如遇值放假日則順延一星期。

五、本會會址為西樓一五三號。

語文學會講演集

目錄

評高本漢古韻二十六部	許世瑛
聯縣詞音變略例	沈兼士
尚書甘誓爲韻文布告之祖	朱師轍
麻花油燂鬼餽子及其他	顧隨
金文辭語法無定說	戴君仁
說文重文之探討	陸宗達
汪容甫述學年月日多誤	陳垣
晉人草書研究	啓功
唐本毛詩音撰人考	周祖謨

評高本漢古韻二十六部

許世瑛

高本漢先生是西方研究中國聲韻的著名學者，他在切韻上確有精彩的貢獻，啓示我們怎樣用科學方法去研究聲韻的地方也很多，這些都無須我來稱頌了。可是他在古聲韻上的造詣却遠不如在切韻上的成就，試看他的二十六部（註一），可以說是根據段玉裁六書音均表，王念孫古韻譜加以分裂歸併而成的，所以除了一小部分的差異外，大體都逃不出乾嘉諸老的窠臼，例如他的第四部第五部（即王氏元部祭部），第七第八部（即王氏眞部至部），第十六第十七部即（王氏陽部魚部），第十八十九部（即王氏耕部支部），第二十第二十一部（即王氏蒸部之部），第二十二第二十三部（即王氏冬部幽部），第二十五第二十六部（即王氏東部侯部）兩兩相通，不就是孔廣森他們所創的陰陽對轉說嗎？所以這裏對這些與中國聲韻學家的學說大同小異的地方不想費舌多加說明了。現在我只說他的第六部是不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成立的，因爲這一部是中國古韻學家所從未分的。可是考究的結果我以為他所以分這一部的原因，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可說他完全爲了使那些不能拿已定的理論去解釋的字，有一個歸宿，因爲他認爲以元音收尾的字是不與其他以輔音爲韻尾的字相通，可是有好些陰聲字，他所從的諧聲偏旁是收n，有的陰聲字雖所從諧聲偏旁不收n，可是與收n的字叶韻，如詩邶風新臺一章泚瀟鮮叶韻，小雅杖杜四章偕近

邇叶韻，豈不自相矛盾嗎。因此他認爲這類以收 *n* 的字爲諧聲偏旁，或與收 *n* 的字叶韻的陰聲字收 *r*，而另立第六部，但是其中有一點是可疑的，就是禪字歸第六部收 *r*，而喙字歸第四部收 *d*，同爲收 *n* 的諧聲偏旁一爲 *an*，一爲 *ad*，又將如何解釋呢。這實在使人費解，我的解釋是禪瑞二字廣韻屬五寘，而喙屬二十廢，前者不能不定爲收 *r* 是因爲他認爲凡不與收 *n* 字相通，或不以收 *n* 字爲諧聲的支韻字是收 *g*，歸第十九部（即王氏支部），而後者本當歸第五部（即王氏祭部）收 *d*，就無須多此一舉認爲收 *r* 了。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理論是不很健全的，因爲焉有同以 *n* 收的字爲諧聲偏旁而可以或收 *r*，或收 *d* 的呢。再這一部中又還包括些非以 *n* 收聲爲諧聲偏旁的字如從此，從爾，從毀的字，恐怕他因爲新臺一章泚瀾鮮叶韻，杜四章借近邇叶韻，故主收 *r*，又因爲周南汝墳三章尾煨邇叶韻，邇既收 *r*，則煨也必收 *r* 無疑，但我又懷疑他爲什麼不把泚瀾煨等字歸第十一部（即王氏脂部）呢，這恐怕又因爲他們在廣韻裏是屬紙韻的吧。這樣就未免有點囿於切韻系統的毛病了。並且他還忘了尾字也收 *r* 却是屬於第十一部哪。總之他的第六部可以說是他的救命王菩薩，凡遇到與他的理論有矛盾時，就拿它來救駕，如果一有例外就用它來做擋箭牌的話，那又何貴於分部定規則呢。由此可以知道根據詩經及先秦韻文來分部，恐怕難逃出清代古韻學家的範圍，若是根據諧聲偏旁來定韻部，就很難有定論了。因爲其中相通的情形太多，無怪章太炎先生的成均圖無一部不可通了。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八日

聯縣詞音變略例

沈 兼 士

聯縣詞大別之可分三類，一爲兩字異音者，一爲雙聲疊韻語，一爲疊字連語。其中又有變例存焉，茲藉演講之便，略舉變例數則，釋之如次，用以引起學者研究之興趣云爾。

一，異音複詞中一字韻變而爲疊韻連語。

設有一聯縣詞，兩字異音，今以 a. b. 表示異紐，以 x. y. 表示異韻，其式爲 $ax + by$ 。然因讀音之使，發生同化作用，往往涉上文或下文而變爲疊韻連語，其式如下：

$$ax + by \longrightarrow ax + bx \text{ 或 } ax + by \longrightarrow ay + by$$

例 1.

臺趨、說文無臺字，走部，趨，行也，從走臭聲香仲切，廣韻去聲一送，臺，臺趨，疲行兒，莫

鳳切，趨，臺趨，香仲切。段玉裁說文注云，大人賦說螭蚪，沛艾趨蜈蚣以佻儻兮，張揖曰，趨蜈蚣，申顛低印也。按趨蜈蚣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趨，唐韻香仲切，按仲者侑之誤字，因而誤收送韻。

兼士案段說是，朱說非，趨蜈連用，則讀幽部，此蜈之本音也，故張揖音許救反，臺趨連用，則趨

涉上文寔而轉讀入送韻（夢聲本在登部，變音轉入東部），其變如下式：

明送 + 曉肴 → 明送 + 曉送

例 2.

饑饉、說文，饑，秦人謂相謁而食麥曰饑饉，從食憲聲鳥困切，饉，饑饉也，從食豈聲五困切，說文

蓋本諸楊雄方言。方言郭音饑，惡恨反，饉，五恨反，曹憲博雅音與大徐引唐韻同。孔廣居說文疑疑

云，饉諸豈聲，乃亦音五困切，疑有誤。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饑饉雙聲連語，言其非疊韻也。

兼士案饑饉本為諄脂對轉，饉涉上字而轉音耳，其變蓋如下式：

影根 + 疑尾 → 影根 + 疑根

註，□符號表示據聲母假定之音，下倣此。

例 3.

嘖嘖、說文，嘖，嘖嘖，謹也，從口勞聲敷交切，嘖，謹聲也，從口奴聲，詩曰，載號載嘖女交切。

兼士案嘖諧奴聲，本音在模韻 涉上文嘖字轉入肴韻。小雅之號嘖，亦疊韻語也，其變如下式：

微肴 + 泥模 → 微肴 + 娘肴

例 4.

洪忍、廣雅釋詁，洪忍，濁也。曹憲音洪，他典反。忍，那典反。玉篇，洪，他殄切，洪忍，垢濁也，忍，乃殄切，洪忍，醉兒。廣韻上聲二十七銑，洪，洪忍，熱風，他典切。忍，洪忍，乃殄切，而上聲十六軫忍，水名，在上黨，而軫切。蓋忍本音而軫，洪忍之忍，則涉上文洪而轉入銑韻耳，其變如下式：

透銑十日軫——透銑十沉銑

例 5.

玫瑰、說文，玫，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從玉文聲。莫格切，瑰，玫瑰，從玉鬼聲。公回切，玳下段玉裁注云，二義古皆讀如文，在十三部，今音則前義讀如枚，入十五部，後義讀如毘，入十二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玳字疑從枚省聲，當作玳，玫瑰疊韻連語。苗夔說文聲訂云，玳當從枚省聲。

兼土案朱苗二家皆不明聯縣詞音變之例，故改訂聲母以牽就字音，非也。蓋玫瑰本諄脂對轉，玳復涉下文瑰而變入灰韻，其變式如下：

明文 十見灰——明灰十見灰

二、異音複詞中一字聲變而爲雙聲連語。

設有兩字異音之聯語詞 $ax + by$ ，因讀音之便，發生同化作用，其中下一字隨上字聲變而爲雙聲連語，其式如下：

$$ax + by \longrightarrow ax + ay$$

例 1.

磊砢、說文，磊，衆石也。落狠切，砢，磊砢也，從石可聲。來可切。

兼士案可聲字不應讀來紐，此蓋涉上文磊字而變其聲紐耳。今假定砢音本在溪紐，其變如下式：

$$\text{來賄} + \boxed{\text{溪砢}} \longrightarrow \text{來賄} + \text{來砢}$$

例 2.

屢空、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釋文，空，力從反。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有反切難而韻不收者，如論語屢空空音力從反是也。錢大昕據詩釋文謂力從爲力住之譌，陸氏爲屢作音，非爲空音也。吳承仕經籍舊音辨證云，使德明讀空爲空乏，則力從或爲口縱苦縱之譌。

兼士案集解於空有二解，一爲空阨，一爲虛中。俞樾羣經平議謂屢古止作婁，說文，婁，空也，從母中女，婁空之意也，婁空二字即本此經，蓋古語有如此而許君猶及知之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

以人言則曰離婁，孟子離婁之明是也。以屋言則曰麗廡，說文囧部曰窗牖麗廡闔明是也。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長言之曰離婁，曰麗廡，實即婁空之義而已。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顏子之心通達無滯，亦若窗牖之麗廡闔明也。竊以爲俞氏本何氏虛中之說解廡空爲連縣詞，甚是。廡空殆猶今人謂聰慧爲玲瓏耳。或曰空不當有韻音，案漢書司馬相如傳，巖巖深山之涇涇兮，通谷豁乎訖訖，晉灼曰，涇音籠，古籠字也，徐廣曰，涇音力工反，此空聲字讀來紐之例，其音變之式如下：

來遇 + 溪東 → 來遇 + 來鍾

三、異音複詞或疊韻連語中一字韻變或聲變而爲疊語。

異音複詞之變式爲 $ax + by \rightarrow ax + bx \rightarrow ax + ax$ ，即一變而爲疊韻語，再變而爲疊語矣。
 疊韻連語之變式爲 $ax + bx \rightarrow ax + ax$

例 1.

驅曉、玉篇，驅，口侯切，又音歐。曉，烏侯口侯二切，深目兒。廣韻十九侯曉字兩見，一烏侯切，深目兒，驅，上同。一恪侯功，目深驅曉，而驅字不別出。揆其演變，蓋如下式：

影侯 + 娘者 → 影侯 + 娘侯 → 影侯 + 溪 → 影侯

即由異音複詞一變而爲疊韻語，再變而爲疊字語，今山陝方言形容目眶深陷曰驅曉，讀如ㄎㄨㄨ

，尙爲疊韻連語。

例 2.

剗、玉篇，剗，丁侯切，小裂也。剗，盧兜切，穿也。而廣韻侯韻，剗，落侯切，小穿，又音兜。剗，落侯切，剗，小穿。其變蓋如下式：

龍侯 + 來侯 → 來侯 + 來侯

他如齶齒之齶，大徐本說文引唐韻而琰切，齶齶之齶，玉篇牛召切，齶齶之碎，廣韻入聲十九鐸盧穫切，彌環之環，漢書楊雄傳蘇林音宏，躄踢之踢，漢書楊雄傳服虔音石奚反，樅髮之髮，漢書司馬相如傳蘇林音卒鄙反，斂陷之斂，呂氏春秋審應覽高誘讀曰脅，危囘之囘，集韻入聲九迄魚屈切，說文大徐本皆音變之疊韻雙聲語也。又如委蛇威夷之與施施，猶豫容與之與與與，阢隄隄隄之與擊擊兀兀，旁皇仿佯之與皇皇，皆音變之疊字連語也。自來學者習知聯綿詞不可單釋，聯綿詞無定字，聯綿詞顛倒互用諸例，而於上述各例則以罕見尠有言者，聊爲發之如此，若夫博討詳說，請俟異日。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六日

尙書甘誓爲韻文布告之祖

朱師轍

尙書甘誓一篇，江晉三羣經韻讀，僅言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三句，祖社汝爲韻。江說本顧亭林。先大父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社下，古韻，亦言書甘誓，祖社汝爲韻，江氏專考經韻，竟未言及甘誓全篇皆韻，由於未孰讀之故耳。後世告示，每用四言韻文，間有用五六言韻文者，人皆以爲其原仿諸詩經，而不知尙書甘誓，已有此體，實始於夏時，並不限於四言也。茲錄甘誓全文於后，而注明其韻，即可瞭然。所注韻部，以江晉三十一部諧聲表爲主，若以孔奭軒詩聲類，及通訓定聲十八部，高郵王氏廿二部王氏初爲二十一部，章太炎廿三部證之，皆可相通也。

甘 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綱，陽

王曰，嗟六事之人，真

予誓告汝，魚

有扈氏威侮五行，陽

怠棄三正，耕

天用勦絕其命，眞耕 命韻，江氏眞耕兼收。

今予爲恭行陽天之罰，

左歌不攻于左歌，汝不恭命，眞耕

右之不攻于右之，汝不恭命，眞耕

御非其之馬眞耕，汝不恭命，眞耕

用命眞耕賞于祖魚，

非用命眞耕戮于社，魚

子則孥戮汝，魚

觀甘誓全篇之韻，卿與二行字叶，人與正及六命字叶，汝與祖社汝各字叶，全篇皆有韻，首三句平列，三韻隔叶，秩然不亂，實開詩采芑，歌彼飛隼一章，三韻隔叶之例，茲錄其詩於下，以證吾說。

采芑第三章

歌彼飛隼

孔與軒謂隔韻與汝叶，江晉三不以爲韻。

其飛戾

因，亦集爰

之，方叔

泣

脂，止孔不以爲韻

其車

三，江謂爲韻。

其車

三，江謂爲韻。

師于之

之，方叔率

之，鉦人伐鼓

魚，陳師鞠旅

魚，顯允方叔

伐鼓

魚淵

真，振旅

魚闐

闐

真。

隼泣天千皆隔韻相叶，亦猶卿行人命之隔韻相叶，且江氏眞耕耕陽有通叶之例，故甘誓前半篇，更可爲眞

耕耕陽通叶，其左右二韻，爲句中韻，如詩鷓鴣鷓鴣句中疊韻之例。

本江氏詩經韻讀。

用命非用命，二命字，亦句中

韻，與此詩之伐鼓振旅，句中韻相似。又四命字疊韻，與此詩之三止字，又大東四子字，疊韻略同，惟汝韻與後祖社汝叶，隔韻稍遠，然詩有誓第二句在周之庭，與隔六句喑喑厥聲數句爲韻，本詩聲類。則亦不能謂相隔太遠也。

總之，甘誓一篇，有隔韻，有通叶，有句中韻，有疊韻，可謂極用韻之變化，而爲全篇有韻無疑，可爲後世布告韻文之先例，前人竟未有言之者，豈非失諸眉睫乎，臆說如此，敢以質諸大雅。

甘誓篇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爲對耦，左不攻于左四句，用命賞于祖二句，亦皆耦句，全篇僅十八句，而耦句已得其半，故其文極嚴整可誦。

甘誓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記夏本紀，啓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淮南子齊俗訓，昔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高說啟伐有扈，與書序史記合，獨言有扈爲啓庶兄，特異，當有所據。然高注呂覽先己篇，謂有扈夏同姓諸侯，與馬融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者，說相同，見釋文。又楚詞天問，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注，扈本牧人，逢時爲侯，啓攻之，於牀擊殺之，其說又異，而皆爲啓事，則同。然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莊子人間世，言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呂覽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鼈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正理篇，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有扈氏請服，皆以爲禹事。呂覽先己篇，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

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高注，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啓伐有扈。畢沅校正引孫氏云，

校正參訂姓氏，有孫志祖孫星衍二家，此孫氏當爲志祖。

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啓事爲證，考御覽八十二，引作夏后伯

啓，知今本誤，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時本已誤矣。盧云，文案伯古多作柏，後人疑爲

相，因并誤刪啓字。師轍按據孫盧二家考證，相乃伯啓之譌，馬驢釋史，亦謂相宜作啓，孫星衍尙書今

古文注疏，謂相當爲柏，柏謂伯禹，然終不如志祖引御覽謂伯啓之確，是甘誓一篇，雖有禹啓二說，或

者禹曾伐之，禹薨，有扈復不奉正朔，啓再伐之，

皮錫瑞攷證甚詳。

所以有怠棄三正之辭，然無論禹啓，甘誓爲夏

初之文，實無可疑。誓詞爲後世布告一類，其用韻之變化，可謂開後代韻文之鼻祖，足證中國韻語發達

之古。

今人有疑五行三正之名，出於周代，非夏時所有，而疑甘誓爲僞者，不知五行見於洪範，洪範雖爲周初之文，然其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則所言乃指堯時。蓋五行之說，極古無疑，若言五行之詳，則春秋繁露，白虎通，五行大義，言之備矣。至于三正，大傳謂三統爲三正，馬融謂三正爲建子建丑建寅，鄭玄謂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後人誤以大傳三正，皆從夏商周言起，疑己前無三正，不知大傳言王者在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乃指周立夏殷二王之後而言，故其三正就三王言之，非謂古無三正也，至白虎通三正用禮三正記，改文質之說，又引大傳之文，自然從夏商周言之